

土耳其當前情勢及其政治前途

石樂三

伊朗政局突變而美國隨之失掉了兩個監聽站以後，土耳其在中東乃至西歐的戰略地位已顯得更為重要，尤其對美國在土境內設置的軍事基地，包括電子監聽設施在內。

最近美國要求土耳其准許U—2型高空偵察機飛越其領空，以監視蘇俄在新限武協定後的軍事活動狀況。倘此項要求獲得安卡拉政府的同意，則不僅可促進美土之間的軍事合作，同時也可增強北約組織的防禦力量。

一 艾西費特的施政罕有成就

一九七八年一月，艾西費特組成了聯合政府之後，遂行宣布其施政方針：對內實行國家安全與經濟穩定計劃，以期平定動亂，而能恢復地方秩序，以及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對外則主張睦鄰政策，包括蘇俄、巴爾幹各國及其他中東國家，伺機解決塞普魯斯問題，以及希土間的愛琴海紛爭，尤以改進對華盛頓的關係，而圖解除美國國會對土武器禁運為亟務。

艾西費特總理執政十六閱月以來，在執行上項政策方面却罕有成就。就內政而言，在過去一年之間，由於左右兩派，宗教派系及種族之間流血衝突不斷的發生，其結果，已造成約一千人^①的喪生慘劇，此項數字為歷任政府所罕見。次就經濟而言，土耳其通貨膨脹率已達百分之六十，全國失業率百分之二十，而外債已達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之巨^②，幾使土耳其經濟陷於窒息狀態。造成土耳其政治不安與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不外由於：

(1) 受到鄰邦伊朗的政變影響，已使土耳其邊境的庫迪族人 (Kurds) 掀起了獨立的武裝叛亂，政府不得不在偏遠地區施行戒嚴令，而釀成了這次流血的悲劇。

(2) 美國對土耳其實施武器禁運，並中止經濟援助，為期三年半之久。在此期間，無論在軍事或經濟方面，土耳其都遭到了重大的創傷，更由於經濟的危機，曾經多次導致了正義黨及共和人民黨政權的更迭，且有幾度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最為嚴重的，土耳其空軍因極度缺乏零件，而使半數飛機無法飛行。北約盟軍統帥海格將軍 (Gen. Haig) 曾警告說：「如果美國不早日解除對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6, 1969 By Michael Gether "Turks Apprehensive About Nation's Future."
註② TIME, Feb. 29, 1979.

土耳其的武器禁運，不到兩年土耳其的武器與軍備將變成廢物。」

(3) 土耳其對北約組織的負擔過重，無論在其國家歲入、預算及人力各方面，都較其他會員國付出更多的代價，以致無法致力於其本身的農業發展，而導致了今日的經濟危機。所以艾西費特曾慨然的說^③：「我們已為北約盟國付出了巨大代價，我們也希望西方各盟國完成其對土耳其國防與經濟給予合理程度支持的承諾，這是條約中各會員國所應負擔的重大義務；但是，却被它們所忘懷了。」

(4) 一九七四年，塞島希裔首領在軍事政變中推翻了馬卡里奧斯政權之後，艾西費特政府當時爲了保護島上土裔居民，隨即派遣四萬五千名大軍登陸塞島，佔據了四分之三的土地，也跟著帶來了美國武器禁運的報復。在六年期間，土耳其軍隊雖陸續自塞島撤退，但目前至少仍有二萬五千名軍隊繼續留在島上。由於土耳其長期負擔這筆龐大軍費，自然會使其財政狀況更爲惡化。

至於對外方面，國際間注視的塞島問題及愛琴海糾紛，多年來，雖迭經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及希土兩國總理直接談判，但由於相互間的重大歧見，迄今猶懸而未決。唯有美國對土武器禁運問題，在卡特政府不斷敦促之下，終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獲得了參眾兩院的協議，並授權卡特總統撤消這項武器禁運法案；同時，國會也要求總統保證：恢復對土耳其的全面軍事援助，有利於美國及北約組織；促使土耳其誠懇的努力，以謀求和平解決塞島問題，使希裔難民早日返回家鄉，且使土軍及早從塞島撤退；儘速恢復塞島希、土裔社區之間的談判。

從上述情形看來，除美國解除了武器禁運及恢復對土的援助外，艾西費特總理在過去十六個月施政過程中，毫無進展可言。

二 土耳其國勢的式微

土耳其在中東是實行民主政治最早的國家，到現在已有五十六年歷史。在實行政黨制度過程中，自一九二三年起到一九四五年，土耳其是實行一黨制度，就是由凱瑪爾 (Mustapha Kamel) 所創立的共和人民黨 (The Republic People Party) 執政；一九四六年起開始實行多黨制度，新的政黨——民主黨 (The Democratic Party) 隨之組成。一九五〇年該黨領袖孟德瑞斯 (Adnan Menderes) 首次出任內閣總理，直至一九六〇年時，孟德瑞斯因涉及違反憲法罪名被捕，並於一九六一年被處死刑，民主黨隨告夭折。

一九六四年，正義黨 (The Justice Party) 脫穎而出，該黨黨揆迪米瑞 (Demiral) 出組新閣，爲期八年之久。一九七三年共和人民黨東山再起，該黨新黨揆艾西費特 (Ecevit) 組成聯合政府，從此兩大政黨——共和人民黨及正義黨——輪替組織

註^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艾西費特曾以「土耳其安全政策」爲題向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演說中之部份演詞。

聯合政府，其間僅有兩年則由無黨派人士組織獨立派政府。

由於這兩大政黨的政策路線不同——共和人民黨標榜「中間偏左」路線，正義黨則採取「中間偏右」路線，加以多年來兩黨在國會四百五十議席中始終未能獲得過半數議席，例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全國大選中，共和人民黨曾獲二百一十四席，正義黨一百七十八席，於是，在聯合政府中，共和人民黨必須藉重其他右派或左派各小黨，同樣地，正義黨也必須容納其他極右派或獨立派的各小黨，因而在治理國是中，兩者都必須遷就其他各小黨派閥員的意見，甚至有時彼此間發生意見上的衝突，是以任何大黨的聯合政府不會維持過久，自然不會獲得選民的普遍支持。舉例來說，正義黨領袖迪米瑞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組成聯合政府，十二月卅一日隨告壽終，為期不過五個月而已。

多年以來，由於兩大政黨未能單獨組成一黨內閣，以致無法完成其政黨所付託之政治革新使命，而使土耳其政治呈現了「停滯不前」的狀態。這個在十九世紀中被識為「近東病夫」的國家，現在似乎又舊病復發了。

次就社會經濟而言，當去年一月艾西費特開始組閣時，他就覺悟到當時社會失業及經濟惡化的嚴重性。最近根據安卡拉政府的公報顯示，目前土耳其失業勞工大眾已達百分之二十，而物價較一九七四年高漲了五倍；一九七四年，土耳其外債僅有三十三億美元，到去年（一九七八年），已增加到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之巨，且在這一巨額外債中，許多都是今年到期而必須清償本利的，而目前至少須要十億美元償付債務及經濟復甦。艾西費特政府正在竭力籌謀新債來度過此一難關。更由於資金的短絀，以及能源的極度缺乏，土耳其的工業生產，祇有百分之五十的機器在發動中。

尤有甚者，由於土耳其國家安全會議去年十二月曾在十三省實施戒嚴法，今年四月又增加六省為戒嚴地區，於是，引起了左傾的激烈份子的激怒，而於五月一日勞動節在首都安卡拉及伊斯坦堡各大城市發動大規模的示威恐怖活動，於是軍事當局出動了大批部隊加以鎮壓，逮捕了將近兩千名示威羣衆，其中包括左傾的聯盟組織(DISK)及土耳其勞工黨(Turkish Workers' Party)的領袖人物多名。（按：土耳其早自一九五五年開始在伊斯坦堡、伊茲米爾及安卡拉三大城市實施戒嚴法，藉以維護法律與秩序。）

再就軍事力量而言，自從土耳其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後，它一直保持一支龐大的兵力，以維護同盟國東南翼的安全。目前土耳其擁有四十八萬五千名的軍力，在北約同盟中，僅次於西德的四十八萬七千名的軍力，但無論在素質上與裝備上，前者都是遠遜於後者的，因為後者陸軍中配有核子武器裝備，而前者依然是陳舊不堪的。最近美國有一軍事考察團前往安卡拉拉返回華盛頓後，曾向五角大廈建議美國應立即更新土耳其的軍事裝備，以增強北大西洋同盟國東南翼的防禦力量。

日前土耳其三軍兵力的概況如下：④

註④ South Morning Post, Apr. 10, 1979.

陸軍：兵力共有三十七萬五千名，其中包括十四個步兵師，兩個機械化步兵師，加上十六個獨立旅，內有兩個傘兵及突擊旅。此外，每個步兵師附有過去參加韓戰時所使用的精良中型坦克砲兵隊，坦克總數為二千八百輛。

西方觀察家認為，這些坦克使用過久，幾乎快要變成廢物，一旦戰爭爆發時，這些逾齡的武器實不堪蘇俄現代化武器的一擊。美國軍事家試圖說服土耳其改變軍事戰略，並減少這些即將報廢的坦克，而改用更機動性的反坦克火箭砲。

海軍：兵力共有四萬三千名，軍艦包括潛水艇十四艘、驅逐艦十二艘、快速戰艦兩艘，快速巡邏艇十四艘，再加上各種補給船隻。這些艦隻多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所使用的。

空軍：共有戰鬥機三百一十九架，但由於美國對土耳其實施武器禁運，僅有半數飛機可供使用，據最近北約組織一項報告稱，土耳其的空軍前途是頗為暗淡的。

當此土耳其國勢日趨式微之際，如無北約盟國特別是美國的軍經援助，可能會迫使土耳其脫離西方陣容而走向中立路線，儘管艾西費特被認為是一個堅強的親西方的領袖。

三 土耳其受到柯梅尼宗教革命的衝擊

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正當伊朗反巴勒維的宗教運動達於澎湃之際，土耳其東部卡拉曼瑪拉斯省會瑪拉斯（Maras of Kahramanmaraş）突然發生宗教叛亂，兩個敵對的遜尼與什葉教派社區間武裝衝突的結果，造成了一百多人喪生的慘劇。於是，艾西費特政府下令十三省進入緊急戒嚴狀態，不久則收平了這場為時四天的流血暴亂。^⑤

這次宗教叛亂的導因，主要由於左翼份子所鼓動，這些份子大多屬於親北平的土耳其工農黨（Pro-Peiping's Turkish Worker-Pasant Party）及好戰的左翼教師協會（Teachers' Association）的會員。他們利用兩個宗教派系之間的矛盾，並從中挑撥少數的什葉派（親莫斯科或親北平的路線）來對抗多數的右翼遜尼派，其目的是在響應伊朗的宗教叛亂來達到政治投機的目的。

左翼份子的這項政治陰謀，是很難得逞的，因為土耳其與伊朗的根本不同之點是，前者在法律上純屬一非宗教國家（A Secular Nation），而後者則屬於君主獨裁的王國。當五十五年前凱瑪爾將軍締造這一現代化的共和國時，他便打破了奧圖曼帝國的「政教合一」，而實行「政教分離」制度；同時他也廢除了教主（Mullahs, Imams, Muftis）的特殊權力，以及奧圖曼時代的哈利法體制（Khaliphates）。在宗教方面，他下令將古蘭經（Quran）譯成了土耳其文，而使教徒們在禮拜中能以本國

註⑤ The Economist, Dec. 30, 1978 p. 25.

語文代替阿拉伯文，並嚴格取締婦女帶面罩的習俗，以及玄秘的苦修道人 (Dervishes) 等種種積習。

除此以外，伊朗邊境的庫迪族人的叛亂，也給土耳其帶來了許多的困擾。庫迪族人有其潛伏力量，分佈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國邊境的廣大地區，人口總數約在一千二百五十萬人左右，其中以土耳其為最多，約有七百萬人之衆，伊朗約三百五十萬人，伊拉克約二百萬人。

在伊拉克北部地區，庫迪族叛亂，曾與政府軍作戰，歷時甚久，最後巴格達政權因與巴勒維國王達成協議，關閉了伊拉克與伊朗邊界，切斷了庫迪族人游擊隊的補給路線，終於一九七五年收平了庫迪族人的叛亂，結束此一長期內戰。

今年二月間伊朗庫迪族人發生叛亂，要求柯梅尼政府給予自治權利，作為其與政府合作致力於「反巴勒維」的交換條件，但被柯梅尼所嚴拒，伊朗邊界戰事隨告爆發，雙方損失甚重，結果雖獲停火，但庫迪族自治問題仍未解決，戰爭隨時有再發的可能。

土耳其邊境的庫迪族人受到了伊朗同族叛亂的影響，今年四月間也隨之掀起了庫迪人民族主義運動，安卡拉軍事當局在東部的庫迪省 (Kurdish Province of Van) 發現了數百支捷克製手槍及其他分離運動的宣傳文件，這些槍支和宣傳品都是由伊朗邊境輸進的。

土耳其國家安全會議曾集會討論有關「分離運動再起」的情報來源，一面派遣增援部隊前往伊朗與伊拉克邊界一帶，一面在東部地區採取緊急的安全措施。

據該會議初步獲得的情報顯示有左傾組織的策動，並從中鼓惑庫迪族分離主義的陰謀。左傾組織中的「貿易聯盟」曾指派若干教師教導庫迪人學習庫迪族語文，並在學校中散佈庫迪人民族主義的思想。又如秘密的左傾恐怖主義組織——親北平的土耳其工農解放軍 (Turkish Workers-Peasants Liberation Army) 中含有許多好戰的庫迪族血統的鬪士，並積極的支持庫迪族民族主義。

在土耳其近代史中有多次的庫迪族叛變的記載，當凱瑪爾創立共和國初期——一九二五年、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七年，曾經發生數起庫迪人的叛亂，卒被土耳其軍隊所收平。依照一九二〇年塞夫爾條約 (Treaty of Sevres) 規定，奧圖曼帝國滅亡後給予庫迪族人的獨立，但遭到了土耳其共和國政府的拒絕。凱瑪爾在世時曾經否認庫迪族的存在，他認為只有「山地土耳其人」 (Mountain Turks)，而沒有庫迪族人^⑥。

其實，無論在語言、文化、宗教、習俗各方面，庫迪人早被土耳其人所同化了。許多庫迪族土耳其人中不乏傑出人物，例如前總統伊奴努 (İsmet İnönü) 與柯土克 (Fakhrî Kouturk) 二人，以及許多陸軍將領們，據說他們都是含有庫迪族人的血統^⑦。

^⑥ South Morning Post, Mar. 14, 1979.

^⑦ Arab News, Jeddah, Apr. 11, 1979 "Turkey's Kurds" By Dennis Redmont.

。由此可見土耳其庫迪族人與伊朗庫迪族人情形迥然不同，前者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而後者則居於次等公民的地位。

四 蘇俄在土耳其的顛覆陰謀

基於上節分析，土耳其最近宗教派系間的衝突與庫迪族的分離運動，顯然是在共黨支持下的極端左傾組織所造成的。土耳其的朝野領袖們也持着同樣的看法。

艾西費特總理最近譴責某些國家試圖在中東煽動暴亂與分離運動。他雖然未指出確定的國家，但無可諱言的是，蘇俄與其他共黨國家却給予庫迪族中好戰者以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援。另一個事實是，源源而來的武器，不斷供應庫迪族人，而這些武器都是從鄰近的保加利亞越過黑海輸送來的^⑧。

在野的正黨領袖米瑞指出：共產主義正在向土耳其境內活動，並積極展開其支持庫迪族人以分離運動。一位庫迪族土耳其參議員伊南 (Kamran Inan) 譴責蘇俄正在介入克爾的斯坦 (Kurdistan) 地區的暴亂，此一地區包括伊拉克盛產石油的北部、伊朗南部及土耳其的東南部地區。

根據西方國家情報人員的估計，現在有百分之十五的土耳其大學生都變成了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他們並準備投身於革命鬥爭行列，也準備高喊「回教國家拯救運動」的口號^⑨。這顯示受到了伊朗宗教革命的直接影響。

莫斯科利用土耳其內部不穩的弱點，最近透過大眾傳播工具對土耳其採取兩項心理上的攻勢^⑩：

第一、莫斯科電台的廣播不斷的誘惑土耳其人說，伊朗境內正在蓬勃發展中的民主革命，將會解決伊朗所有的困難，更可以消滅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力，所以莫斯科的廣播才不遺餘力的鼓勵土耳其人進行類似的革命。

莫斯科電台又把伊朗的革命情形與「阿富汗的民主革命」相提並論，而且把這種現狀形容為橫掃整個中東地區的復興過程。莫斯科電台更以強硬語氣說，阿富汗一九七八年春天的民主革命，對帝國主義是一大打擊，現在伊朗人民要求結束美國人在該國的霸主地位，並且禁止美國干涉其鄰邦土耳其的內政……在中東地區與保障美國利益有關的另一國家就是土耳其了。

第二、莫斯科集中全力煽動土耳其脫離北約組織。今年一月底莫斯科電台發表一項毫不含糊的聲明說，美國花掉了數十億美元來武裝土耳其，但是這不能使土耳其不發生社會騷亂，美國在伊朗也遭到了同樣的失敗。奮鬥中的民主力量正在日益加強之中

註⑧ Ibid, May 6, 1979 "Kurdishnation alism in Turkey" By Sam Cowen.

註⑨ London Intelligence Digest, Mar. 1, 1979.

註⑩ Ibid.

。這個鬭爭不僅包括了國內問題，也包括了外交政策。土耳其右派集團爲了顧及其本身的利益，希望使土耳其依賴美國帝國主義；但是，真正愛國的土耳其人正努力使土耳其脫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中部公約組織，並且要擺脫擔任照顧美國人利益的角色。美國對土耳其禁運三年多期間，蘇俄軍政大員頻頻訪問安卡拉，而前總理迪米瑞及艾西費特總理，也曾前往莫斯科訪問。在過去十年之間，蘇俄曾向土耳其提供了十八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其目的在於破壞土耳其與北約組織的聯繫。所幸艾西費特依然抱着堅定立場，再三表示土耳其在軍事上遵循北大西洋同盟的決策。如今，美國的禁運已告解除，世人更勿信土耳其將會改變其親西方的立場。

莫斯科在失望之餘，終於顯出猙獰的面目，而最近大肆對土耳其採取上凌厲的外交宣傳攻勢。我們相信，只要華盛頓肯始終支持安卡拉政府，莫斯科顛覆土耳其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

五 美土關係的轉振

美國與土耳其之間的關係，三十年以來，一直維持友好而且簽訂了雙邊協定。不意兩國關係中途發生了急劇變化，這是由於土耳其軍隊一九七四年入侵塞普魯斯，美國國會遂於翌年決定對土實行武器禁運法案，並中止對土之一切援助。相對地，土耳其政府也採取了報復行動，關閉了美國所有在土耳其境內二十六個軍事基地。於是，兩國關係陷入了最低潮。

美國前共和黨政府鑒於事態之嚴重，曾迭次要求國會解除此項武器禁運法令，並恢復對土的軍經援助，但由於希裔美國人的游說，始終未獲國會的批准。一九七六年三月，前國務卿季辛吉曾與土耳其簽署了一項新防禦協定，爲期四年，依此協定，安卡拉政府可獲得價值十億美元之武器裝備。然而此項新協定遭到了國會的批駁，嗣後又經卡特總統與艾西費特總理宣佈廢棄。至於美土間的舊防禦協定早於一九七五年隨武器禁運而廢止。

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卡特總統獲得國會的授權，正式簽署一項二十八億美元的國際安全援助法案，結束對土武器禁運，並發表一項備忘錄通知國務院恢復這項武器援助。這是美土兩國關係轉振的開端。

美國國會經過三年半的期間竟能批准解除這項武器禁運法案，這無異是卡特政府在外交上的一大勝利。卡特之所以急於促請國會解除此項禁令的最大理由是：

——基於美國本身的利益，卡特認爲美國對土耳其武器禁運及土耳其關閉美國在國境內之軍事基地，特別是電子偵察站，已使美國在收集蘇俄飛彈試驗及軍隊調動之情報上遭受了重大損失。

——美國的武器禁運，無論在心理上、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方面，均使土耳其蒙受了極大創傷，如果不及早解除禁運，恐

將增加土耳其全民的反美情緒，進而削弱其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邦的防禦力量。

——美國實施武器禁運，旨在促使土耳其軍隊早日自塞島撤退，但此項禁運逾時三年之久，如今土軍仍佔據塞島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並未達到刺激土耳其解決塞島紛爭的目的。

美國解除武器禁運以後，艾西費特政府遂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宣布，土耳其即將重開一九七五年被關閉的美國四個重要軍事基地，其中包括黑海岸上的新諾普 (Sinop) 之電導情報搜集站；土耳其東部的迪雅巴基爾基地 (Diyarbakir)；首都安卡拉附近的貝爾巴斯特基地 (Belbast)；瑪爾瑪拉海 (Sea of Marmara) 北部的卡加布倫 (Kargaburun) 航運基地。至於原來美國在卡拉木塞爾 (Karamursel) 之第五基地將由土耳其三軍接管。

上項基地的重行開放，是基於美土之間所簽的為期一年的臨時協定。其餘絕大部份的美國基地，須待兩國進一步的談判，以期達成一項新的防禦協定。這項新協定的談判，已自今年一月起開始進行，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 (Warren Christopher) 曾經幾次前往安卡拉與土耳其外長舉行會談，但迄今尚未達成任何協定^⑥。

土耳其對談判的基本立場，是美土兩國新防禦協定須與經濟問題相連接，也就是說美國必須協助土耳其度過目前財政上的難關。安卡拉政府已向克里斯多福表示^⑦，土耳其需要一百五十億美元軍經援助，其中包括西方的贈與、信用貸款及投資款項，作為今後五年破碎經濟的重建，以及三軍再裝備的需要。在這項巨額援助中，土耳其當然期望大部分獲自華盛頓，因為新防禦協定需要包含美國軍事基地在內。

克里斯多福副國務卿偕同五角大廈首長最近向國會作證時指出^⑧，倘若沒有美國實質上的新援助，土耳其似乎很難克服其目前所處的經濟困境。他要求國會同意給予土耳其一億美元的額外經濟援助，並以五千萬美元贈與款項協助土耳其成爲一支現代化軍隊。

美國與土耳其之間能否達成一項新的防禦協定，須視卡特政府能否解除土耳其的經濟危機而定。

六 塞島及愛琴海問題露出曙光

促請卡特政府早日解決塞島問題，原爲美國會去年八月解除土耳其武器禁運的附帶條件之一。聯合國安理會也於去年十一月

註⑥ Ankara, Turkey, Oct. 4, 1978 (AP).

註⑦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9, 1979. By John Lawton.

註⑧ Washington, May 2, 1979 (AP).

通過一項議案——要求所有外國軍隊立即從塞島撤退，但迄今塞島談判問題依然在擱置之中。

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五月十八日抵達塞京尼科希亞，擬就塞島問題與希裔塞人總統凱普里雅諾 (Spyros Kyprianou) 及土裔塞人領袖鄧克塔什 (Rauf Denktaş) 舉行會談，但據華德翰表示，在他逗留塞京兩三日之間，塞島問題不會獲致解決，因為他急於趕往印尼解決越南難民問題。

一九七七年二月，塞島總統馬卡里奧斯及土裔塞人領袖鄧克塔什，在華德翰秘書長主持下，曾於維也納舉行塞島問題談判，經過五天的會談，雙方同意一項試圖解決塞島問題的文件，但仍須進一步討論有關細節問題。這項協議文件內容包括：¹⁴

(1) 土耳其人將放棄其在一九七四年所攫取的塞島部分領土，包括文化古城法馬古斯塔 (Famagusta) 及塞島尼科希亞北部及南部數城鎮，並讓希裔塞人難民返回這些城鎮定居。

(2) 雙方接受一個雙地區聯邦共和國，馬卡里奧斯認為希臘人接受此一型態的國家是「一個真誠的讓步」；而鄧克塔什則認為，此一問題對土耳其人來說「是不容討價還價的」。

(3) 雙方接受土耳其人控制其在一九七四年以前合法享有的土地，鄧克塔什要求這項土地數目佔塞島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二·八，馬卡里奧斯當時並未提及他過去公開主張的土裔塞人土地應佔百分之二十。

(4) 建立一個中央聯邦政府，鄧克塔什主張此一政府不含有宗教色彩，這顯示阻撓馬卡里奧斯大主教再任未來新政府總統職務，他更主張土裔塞人必須獲得希臘人經濟統治的合法保障。馬卡里奧斯則強調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利，即：控制國防、港口、移民及外交政策。

(5) 所有離開故鄉的希土裔塞人，均得自由遷居並限制「重行定居」。

(6) 組成委員會進行調查在戰爭中失蹤的二千八百名希臘人。土方認為該項失蹤人數不超過二千名。

同年四月初，華德翰又在維也納舉行塞島談判，繼續討論有關上述六點文件細節問題，經過五天談判的結果，希土裔塞人代表未能突破談判僵局，因為雙方雖同意一個「雙地區」(two zone) 國家，但居於多數的希裔塞人希望建立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少數的土耳其人則希望強化雙地區的聯邦執權。希臘人更希望擁有島上領土的百分之八十主權，但土裔塞人則主張三分之一 的合法領土。¹⁵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美國提出了一項解決塞島問題的新計劃，其內容要點如下：¹⁶

¹⁴ The Times, London, Feb, 19, 1977 "Partition formula for Cyprus drawn up at meeting with U.N. Chief."

¹⁵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19, 1977 p. 40.

¹⁶ The Times, London, Nov. 22, 1978.

(1) 建立一個塞普魯斯雙社區聯邦共和國——獨立、主權、完整、不結盟——包括兩個有選舉權的地區，其一屬於希裔塞人社區，另一屬於土裔塞人社區。

(2) 中央政府包括一位總統及一位副總統（每人自不同地區產生），採用民主方式選舉之——保證總統為希臘人。兩人共同聯署委派內閣閣員，並握有立法否決權。

(3) 國會採取上下兩院制，前者議席由兩社區均等分配，後者則依照人口比例分配。此項制度旨在發生互相抑制作用，以妨阻在兩個社區間足以引起爭論法案的弊端。

(4) 聯邦政府負責處理外交、國防、移民及民航等事務；地方行政及立法機構之權力應加以限制。

(5) 最高法院設置三個法官——一為希裔塞人，一為土裔塞人，一為非希土裔人，均由總統及副總統委派之，法官負有聯邦立法及憲法所賦與的最高訴訟法庭的責任。

此外，依照該項文件，最後土耳其軍隊必須從島上全部撤退，作為整體解決塞島問題的必要步驟。

美國的此項新方案，再加上維也納的協議文件，兩者如能一併用作解決塞島問題的基礎，可能有助於突破未來塞島談判的僵局。

另一項土耳其與希臘之間的愛琴海及邊界問題，多年以來，一直在懸而未決之中。去（一九七八）年土耳其總理艾西費特與希臘總理卡拉曼利斯曾舉行高峯會談，商討有關愛琴海大陸礁層，開放領空及兩國間所存在的少數民族待遇等問題，其結果，兩國總理同意尋求秘密談判途徑，以解決雙方的廣泛性問題。

基本原則，兩國高級外交官員今年四月間繼續在日內瓦舉行秘密談判，進行草擬一項『政治文件』包括一項互不侵犯條款。

⑭這一條款構想原由希臘方面所提出，最初艾西費特對此尚不感興趣，但現在則認為確屬必要。

卡拉曼利斯提出此一構想的基本因素有三：

(1) 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仇恨加深，將使兩國在解決愛琴海問題上日益困難，也將使兩國更難解除彼此之間的緊急狀態。

(2) 雅典政府早欲參加歐洲共同市場（EEC），且已接近成熟階段；但由於安卡拉的反對，始終不能如願以償。

(3) 卡拉曼利斯對其鄰邦南斯拉夫的未來政治發展頗感憂慮，一旦狄托總統逝世，南斯拉夫由於政治情勢的變化，可能變為蘇俄的附屬，這將使希土兩國均處於不利地位。北約組織的戰略家也對此表示憂慮。

艾西費特贊同這項互不侵犯的構想，也有三點理由^⑮：

(1) 由於美國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實施武器禁運的結果，已使土耳其的國勢日益式微，而使海空優勢轉向於希臘。

註⑮ Th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April 10, 1979. By Metin Munir in Ankara "Greece and Turkey in secret talks."
註⑯ Ibid.

(2) 由於土耳其國內情勢的不穩，土耳其對外政策特別對希臘似有轉趨緩和妥協的態勢。

(3) 敘利亞與伊拉克二鄰邦，繼埃及簽訂和平條約之後，決定實行合併計劃，此項發展可能會給土耳其帶來不利的影響，故使艾西費特急於謀求與希臘的和解，以解除可能來自西面的軍事威脅。

至於對希土有直接關係的塞島問題，兩國似已同意在聯合國安排下由土希裔塞人單獨自謀解決。

七 土耳其的政治前途

盱衡土耳其當前情勢，的確至為險惡，而令人隱憂者，厥為政治騷亂與經濟危機，後者似乎更為嚴重。

自伊朗宗教革命發生後，土耳其首當其衝，而宗教及種族暴亂，亦蜂湧而至，土耳其國家安全會議乃於去年十二月採取了緊急措施，下令全國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其範圍由十三省擴至十九省，包括首都安卡拉及伊斯坦堡在內，其情勢之嚴重，可見一斑。但由於土耳其軍隊之効命，不數日暴亂隨告平息，秩序與法律漸趨恢復。

國際間對土耳其的動亂，多寄予關注之意，而且紛紛猜疑土耳其將會步伊朗的後塵。據三月一日英國「情報文摘」分析：「我們若將伊朗的悲劇和目前土耳其的某些情況相提並論，可能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前者之中確實有許多類似之處——正如同伊朗半年前情形一樣。土耳其境內也有好戰的回教復興運動——伊斯蘭國家拯救黨 (Islamic National Salvation Party)——該黨最近突然開始顯示其力量了。其敵對的左傾組織尤其是馬克斯主義的激烈份子，突然改變了策略，而轉向支持這個勢不兩立的宗教政黨。」

其實，國家拯救黨是一個極右的黨派，在國會四百五十席中僅佔二十四席。該黨原佔四十八席，但在一九七七年大選中減少了一半的席數，可見這個極右的宗教黨派已不為土耳其選民所重視了。

無論土耳其的情勢如何嚴重，但基於下面的幾點理由，似不致步伊朗的後塵：

第一、土耳其雖與伊朗同屬回教國家，但前者純為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國，實行責任內閣制，總統僅為形式上國家元首，而後者則完全實行君主專治，國家大權操在巴勒維一人之手，內閣總理徒有虛名而已。

第二、土耳其實行多黨民主政治，歷年來全國舉辦大選，各政黨無不本法治精神從事競選活動，從未聞其有違法賄選情事。伊朗則實行一黨專政，國王有權隨時解散國會，絕不容任何議員有任何反對政府之舉動，國會猶同虛設。

第三、土耳其開國元勳凱瑪爾將軍，推翻了奧圖曼「政教合一」，採取了「非宗教的」(Secular) 共和國體，並廢除了從前宗教領袖如：穆拉 (Mullahs)，伊瑪目 (Imams)、穆夫提 (Muftees) 等的特殊權利。伊朗的宗教情形截然不同，什葉派

的保守勢力是牢不可破的，而巴勒維竟然忽略了這種傳統的宗教勢力，遽然引進了西方的文化，終於遭到了敗亡的命運。

當前土耳其其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經濟危機。過去多年之間尤其是美國對土實施武器禁運期間——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土耳其一直在艱危環境中掙扎。

現在由於通貨膨脹率的增高（百分之四十），物價的直線上昇（百分之七十）；加以外匯準備金的銳減，截至三月下旬止已降至五億四千萬美元¹⁹，僅可支持一個半月之進口外匯，而外債已高達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似此困窘情形，如無國際間的支援，長此以往，艾西費特政權恐將難以維持於不墜。

目前土耳其需要經濟援助至少十億美元，以償付外債及作經濟復甦之用，此項巨額款項急待於美、西德、英、法四國及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援助。現在土耳其正與該基金商談四億五千萬美元借款之中。卡特政府最近已正式要求國會同意給予土耳其一億五千萬美元之額外援助，其中包括經援一億美元，軍援五千萬美元。

在本文結束時，美國參院已同意給予土耳其經援五千萬美元，軍援四千萬美元。

總之，伊期局勢突變之後，土耳其的戰略地位顯然更爲重要，我們有理由相信，西方國家爲了本身利益，似乎不會坐視土耳其情勢的持續惡化。

註②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20, 1979 By David A. Andelman "Sweep Rescue Program."

（上接第47頁）

第三，沒有基民黨的聯合內閣——即基民黨與義共相互易位，扮演在野或反對黨的角色。實現這個模式的大前提，必須義共能够找到堅實可靠的夥伴；然而，由於若干中間小黨的堅拒與「赤」色爲伍，以及社會黨曾公開表示，「人民戰線」的組合根本不合政治現實，則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第四，中間偏左的內閣——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模式，即基民黨可能爭取社民黨、共和黨，特別是社會黨的支持，共同組織聯合內閣。參議院議長范法尼（Aminore Fanfani）曾主張提供總理職位予社會黨人擔任，以吸引社會黨加入聯合政府，而置共黨於反對黨的地位。惟社會黨黨魁克瑞科西曾經表示，只有社會黨受到平等的待遇，他們才考慮加入基民黨組成的政府。儘管提供社會黨人士一個總理職位，可稱得上「平等」，但大多數基民黨領袖並不十分贊成范法尼所提的這個慷慨條件。

綜上所述，基民黨組閣的前途仍然多艱，執政的基礎依然相當薄弱；義大利在經濟情況未獲得顯著改善前，政局一時恐仍難穩定。至於遭到挫敗的義共，今後可能揚棄「歷史性妥協」的包袱，改採強硬路線，有如法共在今年五月初宣告重走莫斯科路線一樣。如此一來，所謂「歐共主義」不但面臨真正沒落的命運，恐怕更將永遠消失不復見矣！